

兩位老師

默禱開始，我們緩緩閉上雙眼。

整間教室寂靜得彷彿沒有人一般。

「謝謝您，老師……對不起……真的很抱歉……謝謝……希望您一切安好，再無病痛。」

初來乍到，我滿懷手足無措，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生命的逝去，不知如何開始、如何對待那具橫陳於台上的身體。但在一次次顫抖又虔敬的觸碰中，我逐漸明白：這不僅是一堂解剖課，這是一場關於生命、死亡與感謝的啟蒙。

也是我第一次，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個醫學生。

看著大體老師沉靜的睡顏，我想起了已離世的爺爺——那個曾經對我百般呵護、寄予厚望的人。

自小父母忙於工作，爺爺便每週從新竹北上，接送我上下學。寒暑假更是我倆形影不離的日子。他教我數學、陪我畫畫、帶我游泳，教會我的，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，還有如何做一個溫柔而堅定的人。

身為大學教授的他，始終相信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，年輕時曾獲醫學系錄取資格的他，因故無緣就讀，於是將未竟的夢想，深深寄託在我身上。

他希望我成為一位醫師——一個幫助他人、理解生命的人。

爺爺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師，用愛與耐心教我成長的人，而如今大體老師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了那份溫柔的教誨。

在正式開始解剖大體老師前，我們需要先替老師剃去身上的毛髮。推剪劃過老師灰白髮絲的聲音，在靜默的解剖室裡顯得格外清晰。

爺爺生前最在乎的，就是自己的頭髮是否依然烏黑。即使已年屆八十，仍日復一日地將黑芝麻包當成早餐，說那樣能養髮、讓他「看起來年輕些」。在我眼中，爺爺的形象總是鮮明：粗糙的雙手、滿是皺紋的臉頰，卻配著一頭出奇烏亮的黑髮。那是他執著的體面，也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。

第一刀劃下，小心翼翼。沒有血液流出，只有防腐劑的氣味與靜默的身

體。我們在奉獻的老師身上尋尋覓覓，渴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更多知識，填補那遙不可及的臨床想像。

然而隨著考試壓力日益逼近，步伐開始急促、眼神變得空洞。小心翼翼漸漸被效率取代，原本的敬畏與感恩也被埋藏在厚厚的講義與筆記之下。

一邊動刀，一邊緊張地討論著下一週的考點，指尖翻開的，不只是器官組織，也是一份份與初心漸行漸遠的焦躁。

到了解剖胸腔的階段。我們一根根剪開老師的肋骨，骨剪「喀嚓」作響，空氣變得沉重，彷彿每一刀都在靠近某個不願碰觸的過往。

心臟，是一個人最堅強也是最脆弱的地方。而當那顆被厚重血塊覆蓋的心臟終於映入眼簾，我停下了手。

指導老師說：「這應該是動脈瘤導致的，可能最後是心肌梗塞。」

我整個人彷彿被定住了。死亡，竟然可以這樣安靜地藏在胸口深處，像某種我們從未真正了解過的沉默，原來，道別是可以悄聲無息的。

就在那一刻，一股無名的鈍痛感湧了上來。

爺爺也是以這樣的方式離開的。沒有預警，沒有告別，以一種最沈默的方式，只剩下電話裡外婆顫抖的聲音：「爺爺走了。」

前一天還是妹妹的生日，我們一家人一起吃飯、笑著拍照、切蛋糕。那一晚的爺爺，看起來和平常沒有兩樣，甚至還多添了一碗飯。

隔天清晨，電話響起，一切都變了。

媽媽說我們還太小，沒有讓我們去見爺爺最後一面。

我清楚記得那間餐廳的燈光、木質桌面的觸感、湯匙敲擊碗盤的聲音——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樣子。而從那以後，我再也沒有踏進過那家餐廳。

那張餐桌成了記憶裡一個不敢靠近的地方，像是某個被時光封存的角落。

我曾以為，他會永遠在。他的背影、笑聲、叮嚀我吃早餐的聲音，都該是永恆的。昨天還好好說再見的人，今天竟再也無法睜開眼睛，再也無法見到

了。

一直記得，學會寫字的那年，總喜歡和爺爺計畫每天要吃什麼。

他總是微笑著點頭，說：「好啊，你決定就好。」

拿起筆，歪歪斜斜地把餐廳名字寫在一張小紙條上，當作我們的小小菜單。那時的我並不懂什麼是承諾，只知道寫下的字有魔力，能讓我們一起期待每一個明天的晚餐，每一個爺爺來接我放學的下午。

爺爺小心翼翼地將紙條摺起來，放進襯衫左胸前的口袋裡。

「那張你寫的紙條，從來沒有離開過他。即使換了衣服，紙條也會被重新摺好放進新衣服的口袋。」媽媽紅著眼對我說。

我聽完後喉頭彷彿被灌滿了什麼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胸口好像有什麼東西被悄悄按下了，痛，卻也溫柔。

原來，記憶真的有形狀，可以是紙張的輕，也可以是心臟的重。

我再次低頭看向大體老師胸腔中沉靜的心臟。

在這具被稱作「教材」的身體裡，我忽然看見了許多藏起來的故事——一封沒說出口的情書、一句遲來的道歉、一個沒能赴約的承諾，也許，都還留在那裡，像那張紙條一樣，貼近左胸，不曾離開。

期末將近，迎來最後的單元，下肢。

老師的皮膚早已乾裂、塌陷，標記線彎彎曲曲。拿起手術刀，熟練地順著線劃開表層，分層辨認著肌肉與筋膜。身旁的同學交頭接耳、討論著重點，我卻忽然覺得這一切好安靜。

或許是太累了。也或許，是心裡有什麼聲音，正悄悄擊打著瓣膜。

望著老師瘦削的腿部，腦海中浮現了爺爺蹒跚行路的身影。

他總說自己走路慢，卻總是比誰都早到門口等我，手裡還提著我愛吃的早餐和點心。即使只是短短出門一趟，他也要穿上襯衫、皮鞋，像是去赴一場隆重的約會。

爺爺筋骨不好，常常才走幾步，就得停下來揉揉腿。後來，他接送我上下學便改搭計程車。奇妙的是，每次都是同一位司機，一位總是親切地稱呼他「教授」的中年人。我記得那聲音，柔和又帶著點敬意。

爺爺每次聽到這個稱呼，都會笑笑地點頭，然後像是有點驕傲地望向窗外。我小時候不懂，長大後才明白，那不只是對一個職業的稱呼，更像是他這一生最被認同的身分——一個用知識照亮別人的人。

不知是巧合還是緣分，爺爺離開後的某一天，我又搭上了同一輛計程車。那司機大概不記得我了，也許早忘了曾經有一位滿頭烏髮、總是帶著笑意接孫女放學的「教授」。

但我記得，那聲「教授」，彷彿還迴盪在車窗搖下的午後風裡，像某種日常中悄悄流轉的思念。

那一刻的悸動，在日後的課堂上反覆浮現，逐漸在我心中沉澱成一份溫柔的敬意。

那聲「教授」，是他一生的驕傲；而我們口中的「老師」，則是另一種無聲的榮耀。

我與老師非親非故，卻因這樣的身體奉獻，而生出難以言說的連結。

在最後一堂課上，我們將老師輕輕放回原位，蓋上白布，靜靜站在祂兩側，聆聽同學們分享這段修行的體悟，那像是一場集體的道別儀式，彷彿在向老師再說一聲：「謝謝你，再見。」

大體解剖教會我們的，從來不只是動脈的分支、神經的走向或肌肉的附著點，更是一場生命最真實的凝視。

願未來的自己，仍記得大體老師那安靜的身影——無言卻深刻，教我如何好好面對死亡。

從酷暑的盛夏，到微風吹拂的秋日，我們迎來凜冬，最終走向春暖花開。

生命如是，輪迴往復。

我們舉辦了一場「大體老師暨捐贈者追思大會」。

那天，陽光靜靜灑在會場的白布與鮮花之上，我們穿著正式的服裝，列隊鞠躬，向每一位來到現場的家屬致上最深的敬意。

生命並沒有終結，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——在教室裡，在解剖台上，在我們的手心與記憶裡，成為下一代醫學生靈魂與技術的養分，繼續照亮著別人的人生。

會場靜謐得近乎神聖。簡報照片上映出一幀幀笑容，那些臉龐有著不同的年齡、不同的背景，卻都一樣親切。一旁的司儀朗讀著家屬寫下的話語，說著他們對父母的想念、對妻子的敬愛、對祖父的感激。

我忍不住紅了眼眶，淚水靜靜滑落。即使這些人我素未謀面，卻彷彿透過那些字句，透過那些聲音，看見了他們生前的樣子——有人喜歡種花，有人教書一輩子，有人總是在晚餐桌上講冷笑話逗孩子笑。

在成為大體老師之前，他們先是某個人最深的牽掛：是他人的兒女，是朋友，是父母，是戀人。他們活過，愛過，也被深深地愛著。而如今，他們選擇將身體交給我們，用最無聲卻最堅定的方式，繼續愛著這個世界。

未來的路還很漫長，可能還會遇見更多死亡與離別。

但我希望自己，永遠不要忘記這堂課：記得生命的重量，記得胸口的那張紙條，記得老師無聲的教誨。

我無法回到過去擁抱爺爺，但我想把那份遺憾，化作對病人的溫柔與堅持。

爺爺與大體老師，一位用愛教會我如何活，一位以沉默教我如何面對離別，一個在有聲的歲月裡用手掌與話語溫暖我，一個在無聲的課堂中以身體託付教誨。

沿著他們的身影前行，

成為那個在無聲處守護的人——

長庚大學 第十八屆長庚文學獎 散文組 中醫四 林宣彤 兩位老師

像爺爺般溫柔，像老師般堅定。

下課了。

謝謝您，老師。

謝謝您們，兩位老師。